



扫二维码，
关注草地周刊

城里学生“逆流而来”，本校老师“不离不弃”

一所“逆袭”的乡村中学



▲石准中学升旗现场。本报记者王婧摄

大量乡村学生进城，乡村学校渐成“空巢”，这里却吸引了众多城市学生下乡就读；很多乡村老师挤破脑壳进城，这里的老师却“不离不弃”……

湖南耒阳石准中学为遏制乡村教育衰落、平衡城乡教育发展，提供了思考空间

本报记者段美菊、黄海波

尽管连教育机关领导都想把子女送进来就读，但石准中学——这所湖南耒阳乡下初中，仍被质疑只会搞应试教育。校长蒋平很不服气，在一次教育会议上反击说：“我们只是遵循了乡村教育规律”。

耒阳乡村第一名校

像很多地方一样，耒阳很多乡村中学生源流失。而石准中学的生源，2016 年达到 699 人，其中近 300 名是耒阳城区或外乡的学生，都是慕名转学而来。甚至有当地教育机关的领导，都想把子女送进来就读

从耒阳市区出发往东南方向，沿着蜿蜒曲折的公路，穿过不时被重卡扬起的黑色煤尘。颠簸一小时后，终于“摸到”了嵌在山坳中的石准中学。

走进大门，首先是一组让家长心动的数字：该校考入湖南省重点高中的学生，从 2009 年的 51 人上升至 2015 年的 112 人。数字上方，盘着一条向上延伸的傲人曲线。

112 人，意味着石准中学 2015 年重点高中录取率达到了 50%。同年，该校毕业会考成绩在衡阳地区 400 多所乡村中学中排名第一。即使竞争对手扩大大至所有中学，也能挤进前 20。

“你一脚踏进石准中学，另一只脚就踏进了重点高中。”蒋平“骄傲”地解读这些数字，脸上挂着显而易见的愉悦。

46 岁的蒋校长个头不高，走路摇摆但步伐轻快。他极少待在办公室，习惯不停地在校园里巡查。他在这里整整待了 25 年。

初三学生正在进行队列训练，看到歪歪斜斜的身影，蒋平大吼一声，“前后左右看齐”，一下子吓到了学生，队伍更加杂乱。校长自己也把逗乐，眯着眼睛轻轻地笑着他们。

超高的升学率，为石准中学赢得“耒阳乡村第一名校”的美誉，同时也带来一些奇事，比如城里学生“逆流”下乡。

像很多地方一样，耒阳很多乡村中学生源流失。《新华每日电讯》记者走访过当地两个乡村初中，现在人数都在 400 名左右，而高峰期曾有上千名学生。部分乡村中学只剩下 100 来名学生，濒临倒闭。石准中学的生源却是逆向增长，2016 年达到 699 人，其中近 300 名是耒阳城区或外乡的学生，都是慕名转学而来。甚至有当地教育机关的领导，都想把子女送过来就读。

谈吐大方的初二学生谢虹来自耒阳城区，除了洗澡不太方便，她基本适应了乡村学校的生活。她还说这两年成熟了挺多，比如喜欢的偶像从 TFboy 变成了张杰。前段时间她手臂受伤，休养了好几周，学习成绩受到影响，“好烦”。

小学毕业没有考上理想的城区中学，父亲谢来成——耒阳城区一名包工头，带她到石准中学的理由是，“管得很严，学风很好”。

初二的柳敢(化名)，上个学期还在城区上学。对比之下，他更喜欢这所乡下中学，因为“班上的同学上课时不吃东西、不睡觉、不讲话”。

班主任老师文军听家长说柳敢以前经常上网玩游戏，转到石准中学后，“表现可以”。由于寄宿生实行封闭式管理，且禁用手机，从周一到周五，柳敢不会再为网游分神。

“是爸爸建议我转来的，城里民办学校每学期学费近 1 万元。到这里来读书，

花钱少多了。”柳敢的同学王康(化名)，之前在耒阳城区的一所湖南名校的耒阳分校上学。父亲是出租车司机，母亲在文具厂上班。

“每年招生季，原来是我被逼得关机，现在石准中学的蒋校长也会关机了。于是有些家长又把电话打到我这里来。”耒阳市教育局局长欧阳华耕幽默地说，“蒋平才是耒阳最牛校长。”

为了进入石准中学，有人选择“曲线救国”。石准完小和石准中学相隔一片田野，毕业生对口直升石准中学。于是很多家长早早地把孩子送到这所小学，导致这里生源爆棚。

课间操音乐响起，石准完小 672 名小学生就迅速挤入唯一的一个篮球场。伸展运动时，一只只小手甚至“绞”在了一起。这是校长陈小春的心病，“尤其是下雨天，走廊护栏上，密密麻麻趴满了孩子”。

但石准完小的生源数量还在持续增长，其中 20% 来自“计划外”。为此，今年六年级被迫新开一个班。

家长“陪读”大多发生在城市，如今在远离城区的石准村居然也变得非常普遍。村民闲置的农房也摇身一变，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学区房”。“你看学校周边的农居，基本上没有一间空房子。”陈小春指着校外一排房子说。

“解码”石准中学

石准中学 20 年来没搞过重点班，所有学生平行编班，把中等生带好，带动后进生进步；注重农村学生成长发育特点，初一形成学习习惯，初二紧跟学生思想，初三全面发展

即使经过几轮“左冲右突”，办学条件有所改善，但从外观看，“耒阳乡村第一名校”着实简陋。

化学老师尹云瑶刚到石准中学时，全校仅有几个水龙头可用。后来学校花钱请人打井，但由于附近煤矿采煤导致地下水位下降，钻头打到 72 米才沾到水。可是没有几天，水又没了，校长只好叫人接着往下打。

教工宿舍也比较紧张，这位来自株洲茶陵县的外地女教师，在潮湿的一楼住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她指着脸上的痘痕说，“湿气太重，现在都没好”。

事实上，直到去年新宿舍楼建成，寄宿学生才彻底告别打地铺的日子，改睡铁架子焊成的上下铺。每间宿舍 16 张

床，并排连在一起。学校至今没有标准运动场。两个篮球场，一根单杠，一条 200 米长的黄泥跑道，就是全部的体育设施。不久前学校举行运动会，跳高项目就在水泥地上举行，跳杆旁边铺床海绵垫子，外加几块海绵板子作防护。其中一个篮球场，因为太靠近山脚，夏天晚上禁止学生进入，怕被下山的毒蛇咬伤。

课间休息时，精力旺盛的学生纷纷聚到单杠底下比武。围观的学生，一边啃着辣条，一边大声起哄……放眼望去，没有一个小胖墩。

简陋的办学条件，做人的办学成绩——不少同行带着问号过来参观，希望破解“石准现象”。

他推行民主化管理，从末间断。蒋平 29 班，石准中学副校长张世能描述参观者最后的心情，“要说秘诀，恐怕校长本人就是秘诀。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。”

教育局局长欧阳华耕在分析“石准现象”时说，这个学校在教改、管理等方面并无特别之处，靠的就是敬业、班子团结，此外还有很好的办学传承。

乡村老师流向城市，成为乡村教学质量下降、驱动乡村学生进城的导火索。耒阳近年来招考了许多老师到城区工作，不少乡村老师视为千载难逢的进城机会。而在石准中学，曾经连续两年无人报名。

教师 34 名，平均年龄 37 岁，其中 3 名高级教师——他们是蒋校长的命根子。为留住这支平均月薪三千多元的队伍，蒋平想了很多办法。

他推行民主化管理，教师通过教代会参与学校事务。教师宿舍安装空调的问题，在今年教代会上再次提出，他表态说，“空调不是梦，明年一定装”。

考虑到农村老师课时量大、家庭负担较多，他对撰写教学论文、课题研究不作硬性规定；成立教师家庭保障小组，协助教师办理婚事、丧事；他还设立教职工年度教育教学奖，使他们意识到，只有保持石准中学的办学水准，才会有尊严……

很多教师本身就是从石准中学毕业，部分还是蒋平的学生，值得一提的，是 1968 年建校至今，石准中学每个班级按顺序编号，从未间断。蒋平 29 班，数学老师文军 52 班，语文老师刘立峰 98 班……在这些走上讲台的学生眼中，蒋校长，还有前任校长，都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。

学校领导不空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这个中学的副职干部从优秀教师中产生，校长都是从本校产生。这既让年轻老师看到希望，也让良好的校风学风得到传承。

“当校长 12 年，优点是责任心强，在民主管理、身先士卒、经费管理上做得还可以。缺点是理论水平不高、思维不够敏

捷。”蒋平这样评价自己，他认为稳定师资队伍最重要的还是尊重和激励老师。

尽管连教育系统都有不少职工把子女送来，这所乡村中学的成绩还是招来“不同看法”，被认为“只会搞应试教育这一套”。面对质疑，“理论水平不高”的蒋校长，在一次教育会议扯开嗓门说，“我们只遵循乡村教育规律”。

石准中学 20 年来没搞过重点班，所有学生平行编班，把中等生带好，带动后进生进步；注重农村学生成长发育特点，初一形成学习习惯，初二紧跟学生思想，初三全面发展。

“农村孩子，到了初二最容易叛逆，也最容易学坏，所以有一点苗头，老师就要死缠烂打。”蒋平说。

前不久，学校举行了田径运动会和演讲比赛，爱好体育的柳敢参加了三级跳远、仰卧起坐两个项目的比赛，虽然没拿到名次，但柳敢很开心，因为他原来的学校没有举办过运动会。

石准中学的校园活动，一年四季不断。很多学校到了初三，就把音乐、体育课砍掉了，而石准中学照常开课。蒋平语气坚定：“就是明天毕业考试，今天有音乐、体育课，继续上。”

留守教师和留守儿童

石准中学三分之二的学生家长都在外地打工。学校开家长会，家长只来了一半，而这一半的家长里面，绝大部分都是爷爷奶奶

耒阳是湖南省最大的县级市，曾凭借煤炭经济进入湖南县域经济第一方阵。当地一位离任的领导说，“如果没有煤炭，就没有耒阳的今天。如果只有煤炭，就没有耒阳的明天。”

石准中学所在的三都镇，是耒阳的煤炭重镇，贡献了三分之一的产能，也吸引周边一批劳动力就业。但多数青壮年还是南下打工。三都镇党委书记匡凌云给了一组数据，目前全镇外出务工人员接近 1.8 万人。

石准中学 90 后语文老师刘立峰写了一部十万字的现实题材小说《南下》。他本想靠出版这本书赚点钱，但出版社希望自费出版，这让月薪 2500 元的语文老师傻了。他刚向学校一位女老师借了 1000 元。

“说起来不好意思，还向女同事借钱。”他有些不安地坐着，不停地搓着手。除了没钱，他也没有时间找对象。他负责两个班的语文教学，160 多名学生，

一学期 8 篇大作文 8 篇小作文，加上每次考试作文，以及部分学生的日记。“一学期我要批阅 2500 多篇作文，平均每天要看 14 篇。”他给记者算了一下工作量。同时，他还是一名班主任。

《南下》写的就是他自己的打工经历。每年暑假，这位语文老师都去广东打短工。最近一次是在东莞一家鞋厂——把高跟鞋上定型的气钉一个一个抠下来。有个工友无意间看到了他的社保卡，就问他到底是做什么的？

“我是个中学老师。”
“谁呢？”
“……”

那个月，刘立峰赚了 2800 元，还有一手的伤疤。

婚姻问题对乡村女老师的压力更大，27 岁的语文老师尹云瑶对此深有体会。今年是她石准中学的第 6 年，蒋校长为了让她有时间交男朋友，特地不给她安排当班主任。“可是我的生活圈子就在这里，除了每月回趟老家，其余时间就在校园里留守。”

学校周边都是农村，最近的快递点在 4 公里之外的镇上。未婚、男性、大学毕业——尹云瑶掐指一算，符合条件的男孩没剩下几个。

农村女教师配乡镇干部，被认为最利于基层教育事业发展。现在，因为收入低工作强度大，乡村学校已经很难招到男老师。石准完小 10 年来才来了一个年轻男老师。当地干部调侃说，“农村女教师多了，乡镇干部不够用了。”

留守儿童不等于问题儿童，但是蒋校长却有这样的体会：现在农村的孩子越来越不好带了。易怒、厌学、沉溺网络，这是刘立峰对一些不服管教的学生的评价。

石准中学三分之二的学生家长都在外地打工。几天前，学校开了一次家长会，家长只来了一半。而这一半的家长里面，绝大部分都是爷爷奶奶。“有些老人来开会时，手里拉着一个，怀里还抱着一个。”刘立峰说。

班上一位学生声称身体不适要请假，刘立峰按规定给学生家长电话沟通。得到允许后，学生离开了学校，结果跑到网吧待了一天。找不到孩子的家长，怒冲冲来学校要人。

被欺骗的刘立峰，找到学生之后给了他一记耳光。第二天，这个学生肠胃不适呕吐，家长知道后情绪激动，要求他陪着学生去做 CT。

事后他一再强调，当时确实冲动，但没有真打。蒋校长还是把他狠批了一顿，“学生打不得也骂不得”。

蒋校长也有被学生搞得难堪的时候。在午饭时间，一个学生不满学校管理，当众把碗筷摔在他面前。在农村，这相当于打人脸，但不管怎样，还是要教育为主。你把学生开除了，等于是你承认教育失败。”

蒋平说，对许多农村孩子来说，初中就是他们最后的课堂。“尽最大可能为他们提供优质完整的初中教育，既是义务更是责任。”

“拯救”乡村教育

从石准中学走出去的学生，回乡之后特别想到母校看看，蒋平基本上能记得他们的班级编号。有个在北京工作多年的学生对他讲，感谢您蒋校长，回家还能听到琅琅的读书声

这个夏天，耒阳市组织了一次面向全体小学校长的培训。蒋平应邀发言，题为《农村教育自我提升的思考与探索》。他的观点充满危机意识：“耒阳农村教育到了谋求生存的关键点”。

蒋平坦率地表示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学生流失，老师流失，要做出香喷喷的教育“米饭”很难。即使是石准中学，“生态系统”也很脆弱，“耒阳乡村第一名校”的招牌越来越难扛。

副校长张世能的危机感更是强烈：只需要两步，石准中学就会垮塌。一是升学率连续下滑，二是蒋校长被调走。这位耿直的副手，建议蒋平加强学习理论。“名气这么大了，理论功底也要提高，不能老让别人觉得是个暴发户。”

他继续分析，石准中学远离城区，周围没有直接竞争的乡村中学，客观上成了这个教育片区的灯塔。但若外部环境不改善，这种相对优秀只能一时，不能一世。只有提升乡村教育的整体质量，石准中学才能继续优秀下去。

眼下最棘手的问题是生源不断扩充，老师却越来越难招。今年上面给石准中学 4 个特岗教师名额，最后只来了 1 个。明年的名额有 7 个，也不知道最后能来几个。

为了填补师资缺口，学校打算物色一个代课教师，工资比其他学校翻一倍。他先请学校的特岗教师找大学同学出山，没有收获；又听说三都镇上有个大学毕业学生，他七弯八拐通过其母亲找到了她。

“她想考特岗教师，我说这正好，你可以做代课教师，同时准备考特岗教师。后来，她还是没来。”蒋平神色惆怅。

令人欣喜的是，领导越来越重视石准中学的发展，一批“政策礼包”正在赶来——

匡凌云打算打出三张特色牌振兴三都经济，排第一的便是特色教育，力压第二位的煤炭生产。据了解，镇里已经成立领导指挥部，计划在石准中学门外的水田上建起一个标准化体育场。为此，匡书记在市里跑了好几趟，征地工作即将完成。

不久前，教育部举行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村寄宿制学校建设集中调研。欧阳华耕作为 10 个县市教育局长代表之一赴京，介绍包括石准中学在内的耒阳乡村教育发展经验。

这位对乡村教育充满信心的教育局局长，打算投入大手笔。根据规划，全县农村将化为 7 个片区，每个片区投资 1 亿元，建设 1 所中心寄宿制学校，让留守儿童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教育。石准中学和石准完小，将成为其中一个片区的建设重点。

听闻湘西有个县为了稳定乡村教师队伍，每人每月发放 1200 元乡镇补贴，欧阳华耕承认，“耒阳给的不太多，还不能解决实际困难”。

蒋平开车路过三都镇，眼尖的摩托司机认出他，会向他报以微笑，然后转头和旁边的司机说，“这就是石准中学的蒋校长。”校长常用这个例子向老师说明，乡村教育办得好，同样能得到尊重。

石准中学每扩大一寸，石准村就要缩小一寸。夏天经常有蛇出没的篮球场，建设时征用了 60 户村民的自留地，“做村民工作基本没遇到阻力。”石准村村委主任文国栋继续补充说，到了外面，很多人没听过石准村，但一说石准中学大家都知道，“我觉得很有面子”。

从石准中学走出去的学生，回乡之后特别想到母校看看，蒋平基本上能记得他们的班级编号。有个在北京工作多年的学生对他讲，感谢您蒋校长，回家还能听到琅琅的读书声。